

# 集外集

魯迅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楊霽雲編

魯迅

1903—1933

集  
外  
集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刊

無題

洞庭木落楚天高，  
眉黛猩紅澗水凋。  
澤畔有人吟不得，  
秋行兩  
漸失離愁。

短人

(這首詩是李商隱所作)

奉使臨邊理玉多，  
且唐瓊確夜風清。  
但見奔星動有聲。

二十二年之四

雲封高岫覆將軍，  
平遠擊寒村。  
牌發寫不新春。

自朝

運交華蓋欲何求，  
未敢翻身已碰頭。  
船載比江中流，  
橫眉冷對千夫指。  
俯首甘為孺子牛，  
驅使小  
捷成一統，  
肯教冬夏與春秋。

## 序言

聽說中國的好作家是大抵「悔其少作」的，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，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儘力刪除，或者簡直全部燒掉。我想，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，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，啣手指的照相一樣，自愧其幼稚，因而覺得有損于他現在的尊嚴，——于是以為倘使可以隱蔽，總還是隱蔽的好。但我對於自己的「少作」，愧則有之，悔却從來沒有過。出屁股，啣手指的照相，當然是惹人發笑的，但自有嬰年的天真，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。況且如果少時不作，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，又怎麼知道悔呢？

先前自己編了一本「墳」，還留存着許多文言文，就是這意思；這意思和方法，也一直至今沒有變。但是，也有漏落的，是因為沒有留存着底子，忘記了。也有故意刪掉的：是或者因為看去好像抄譯，却又年遠失記，連自己也懷疑；或者因為不過對於一人，一時的事，和大局無關，情隨事遷，無須再錄；或者因為本不過開些玩笑，或是出于暫時的誤解，幾天之後，便無意義，不必

留存了。

但使我喫驚的是齊雲先生竟抄下了這麼一大堆，連三十多年前的詩文，十多年前的新詩，也全在那裏面。這就好像將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，腳手指的照相，裝璜起來，並且給我自己和別人來賞鑑。連我自己也詫異那時的我的幼稚，而且近乎不識羞。但是，有什麼法子呢？這的確是我的影像，——由牠去罷。

不過看起來也引起我一點回憶。例如最先的兩篇，就是我故意刪掉的。一篇爲「雷錠」的最初的紹介，一篇是斯巴達的尙武精神的描寫，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，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，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，再也記不起牠們的老家；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，文法並未了然，就急于看書，看書並不很懂，就急于翻譯，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。而且文章又多麼古怪，尤其是那一篇「斯巴達之魂」，現在看起來，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。但這是當時的風氣，要激昂慷慨，頓挫抑揚，纔能被稱爲好文章，我還記得「被髮大叫，抱書獨行，無淚可揮，大風滅燭」是大家傳誦的警句。但我的文章裏，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，例如「涅伏」，就是「神經」的「臘丁語」的音譯，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。

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，古了起來，但這集子裏却一篇也沒有。

以後回到中國來，還給日報之類做了些古文，自己不記得究竟是什麼了，雲先生也找不出，我真覺得微幸得很。

以後是抄古碑。再做就是白話；也做了幾首新詩。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——但也不喜歡做古詩——只因爲那時詩壇寂寞，所以打打邊鼓，湊些熱鬧，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，就洗手不作了。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，而他偏愛到處投稿，「語絲」一出版，他就來了，有人讚成他，登了出來，我就做了一篇雜感，和他開一通玩笑，使他不能來，他也果然不來了。這是我 and 後來的「新月派」積釀的第一步；「語絲」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高興我。不過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收在「熱風」裏，漏落，還是故意刪掉的呢，已經記不清，幸而這集子裏有，那就是了。

只有幾篇講演，是現在故意刪去的。我曾經能講書，却不善于講演，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。而記錄的人，或者爲了方音的不同，聽不很懂，于是漏落，錯誤；或者爲了意見的不同，取捨因而不確，我以爲要緊的，他並不記錄，遇到空話，却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；有些則簡直好像

是惡意的捏造，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。凡這些，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，都將牠由我這裡刪掉。

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，却並不後悔，甚而至于還有些愛，這真好像是「乳犢不怕虎」，亂攻一通，雖然無謀，但自有天真存在。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，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于自己之處。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，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于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；我却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，掄板斧「排頭砍去」的李逵，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，淹得他兩眼翻白。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，魯迅記于上海之桌面書齋

## 目 錄

序言·····魯迅

一九〇三年

斯巴達之魂·····一

說鈔·····一

一九一八年

夢·····一九

愛之神·····二〇

桃花·····二二

他們的花園·····二三



人與時……………二五

渡河與引路……………二六

## 一九二四年

說不出……………二九

記楊樹達君的襲來……………三一

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……………四一

烽話五則……………四三

「音樂」？……………四四

我來說「持中」的真相……………四七

## 一九二五年

Peteli Sendor 的詩……………四九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咬嚼之餘               | 五四 |
| 咬嚼未始「乏味」           | 五七 |
| 雜語                 | 五九 |
| 編完寫起               | 六一 |
| 俄文譯本「阿○正傳」序及著者自叙傳略 | 六三 |
| 田園思想               | 六八 |
| 流言和謊話              | 六九 |
| 通信                 | 七二 |
| 一九二六年              |    |
| 「癡華鬘」題記            | 七五 |
| 「窮人」小引             | 七七 |
| 通信（附來信）            | 八二 |

一九二七年

文藝與政治的歧途……………八七

一九二九年

近代世界短篇小說小引……………九七

關於「關於紅的笑」……………九九

通訊(附來信)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一九三二年

「淑姿的信」序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一九三三年

詩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選本        | .....   | 一一三 |
| 哭范愛農      | (一九一三年) | 一一七 |
| 送O E君攜蘭歸國 | .....   | 一一七 |
| 無題        | (一九三二年) | 一一八 |
| 題彷徨       | (一九三二年) | 一一八 |
| 贈日本歌人     | (一九三二年) | 一一九 |
| 無題        | (一九三二年) | 一一九 |
| 湘靈歌       | (一九三二年) | 一一九 |
| 二十二年元旦    | (一九三三年) | 一二〇 |
| 自嘲        | (一九三三年) | 一二〇 |
| 悼了君       | (一九三三年) | 一二一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阻郁達夫移家杭州（一九三三年） | 一二一 |
| 題三義塔（一九三三年）     | 一二二 |
| 贈人二首（一九三四年）     | 一二三 |

## 附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「奔流」編校後記（一——十一）（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二九） | 一二五 |
| 編後雜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楊露雲 |

一九〇三年

## 斯巴達之魂

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年，波斯王澤耳士大舉侵希臘。斯巴達王黎河尼佗將市民三百，同盟軍數千，扼溫泉門。（德爾摩比勒）敵由間道至。斯巴達將士殊死戰，全軍殲焉。兵氣蕭森，鬼雄晝嘯，迨浦累皆之役，大饜斯復，迄今讀史，猶懷懷有生氣也。我今掇其逸事，貽我青年。嗚呼！世有不甘自下於巾幗之男子乎？必有擲筆而起者矣。譯者無文，不足摸擬其萬一噫，吾辱讀者，吾辱斯巴達之魂！

依格那海上之曙色，潛入摩利遜之灣，衣馱第一峯之宿雲，亦冉冉呈霽色。灣山之間，溫泉門石壘之後，大無畏大無敵之希臘軍，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臘同盟軍，露刃枕戈，以待天曙。而孰知波斯軍數萬，已乘深夜，得間道，拂曉而達衣馱山之絕頂。趁朝暾之瑟然，偷守兵之微睡。如長蛇赴壑，蜿蜒以踰峯後。

旭日最初之光線，今也閃閃射巖角，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，其語人以昨日戰爭之烈兮。壘

外死士之殘甲累累成阜，上刻波斯文「不死軍」三字，其示人以昨日敵軍之敗績兮。然大軍三百萬，夫豈懲此敗北，夫豈消其銳氣。噫嘻，今日血戰哉！血戰哉！黎河尼佗終夜防禦，以待襲來。然天既曙而敵竟杳，敵幕之烏，向初日而噪，衆軍大懼；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，齋不及防之警報至。

有奔利利人曰：愛飛得者，以衣馱山中峯，有他問道告敵，故敵軍萬餘，乘夜進擊，敗佛雪守兵，而攻我軍背。

咄咄危哉！大事去矣！警報戟腦，全軍沮喪，退軍之聲，囂囂然挾飛塵以磅礴于軍中。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將校，以議去留，僉謂守地既失，留亦徒然，不若退溫泉門以爲保護。希臘將來計。黎河尼佗不復言，而徐告諸將曰：「希臘存亡，繫此一戰，有爲保護將來計而思退者，其速去此。惟斯巴達人有『一履戰地，不勝則死』之國法，今惟決死戰，餘者其留意。」

於是而那羅蓬諸州軍三千退，而訪暗斯軍一千退，而螺克烈軍六百退，未退者惟利司、駭人七百耳。慨然借斯巴達武士，誓與同生共死，同苦戰，同名譽，以留此危極淒極壯絕之舊壘。惟西蒲斯人若干，爲反復無常之本國質，而被拘留于黎河尼佗。



嗟此斯巴達軍，其數僅三百；然此大無畏大無敵之三百軍，彼等曾臨敵而笑，結怒欲衝冠之長髮，以示一瞑不視之決志。黎河尼佗王，亦于將戰之時，毅然謂得「王不死則國亡」之神誠，今無所遲疑，無所猶豫，同盟軍既旋，乃向亞波羅神而再拜，從斯巴達之軍律，輿櫬以待強敵，以待戰死。

嗚呼全軍，惟待戰死。然有三人焉，王欲生之者也，其二爲王戚，一則古名祭司之裔，曰豫言者，息每卡而誓以神誠告王者也。息每卡故侍王側，王竊語之，彼固有家，然彼有子，彼不欲亡國而生，誓願殉國以死，遂侃然謝王命。其二王戚，則均弱冠矣，正撫大好頭顱，屹立陣頭，以待進擊。而孰意王召之至，全軍肅肅，謹聽王言。噫！二少年，今日生矣，意者其雀躍返國，聚父母親友作再生之華筵耶！而斯巴達武士豈其然？噫，如是我聞，而王遂語，且熱視其乳毛未褪之顏。

王「卿等知將死乎？」少年甲「然，陛下。」王「何以死？」甲「不待言戰死！戰死！」王「然則與卿等以最佳之戰地，何如？」甲乙「臣等固所願。」王「然則卿等持此書返國以報戰狀。」

異哉！王何心乎？青年愕然疑，肅肅全軍，諦聽諦聽。而青年恍然悟，厲聲答王曰：「王欲生我